道命錄

道命錄序

嘉定十有七年月

皇帝御大慶殿朝　尚書都省曰朕惟

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為宋儒宗雖屢被褒崇

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

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蓋自伊川

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不佞

蓋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

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
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悖
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殁聖人之道不
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即學學即道
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
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
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
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

嘗岐為二焉自數十年不幸憸邪讒諂之小人立為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為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之從而自諱之可不嘆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敬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為一書謂之道命錄盖以為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天實為之而非惇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

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

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
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於一時利害之
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
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義利交
戰于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于世蓋所
謂焉能為有焉能為士者必也見善明用心
剛而卓然不惑於生死禍福之際於道學也
其庶幾乎嘉熙三年 己亥夏五月之吉朝奉

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兼史館修
撰兼修玉牒官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賜紫金魚袋李心傳序

道命録者秀喦李公所編也命名之義取諸論語蓋有感於吾道廢興之由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之當思君子不謂命之意申區區管闚蠡測如此願與朋友講明之因刻梓于九江郡齋淳祐十一年辛亥月正元日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新安後學朱申謹書

道命錄目錄

卷第一

卷第二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置察 注先生掛冠後事迹及崇寧黨人行遣大畧

方提舉請給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 注出處大畧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注蔡京主學禁大畧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 注崇寧盡逐學徒大畧

元祐黨籍碑 注黨人叙復及先生卒葬事迹迄靖康解禁大畧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籍指揮 注金人犯闕弛禁大畧

卷第三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 注渡江後褒贈元祐諸賢大畧

錄用伊川先生子孫劝黄 注先生諸遭避亂及褒錄黨人大畧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注先生聞道於濂溪及熙豐迄崇寧二先生門人高弟本末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 注趙鼎張二相同心異意范元長薦公輔及復學禁大畧

周秘劾董令升沮格詔令 注黄次山告詞祕行

卷第四

劉三傑論偽黨變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注三傑得進大罪

姚愈論及偽之徒欺世盜名乞定國是 注徐子宜劉德修游子正沈正詹事遊及張釜

張伯垓孟必先論諸人本末

諭告偽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 注黃子由責戒父等救解黨籍本末

呂泰然論不當立偽學之禁 注丁逢論調停秉釜論劉德修學記及泰然上書行遣施康年覺察

周丞相降官本末

偽學逆黨籍 注紫中行程允夫事迹

言者乞虛偽之徒姑與外祠使宿道向方 注侂胄厭言僞事及論皇極非大中

言者論偽徒送偽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禁約 注晦庵先生掛對至卒葬事迹

言者論習偽之徒唱爲攻偽之說乞禁止 注京鏜等死後侂胄漸弛學禁本末

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謚指揮 注韓侂胄被誅大畧蔡元定贈官誥詞附

晦庵先生朱文公謚議

卷第九

道命錄目錄

道命錄卷第一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呂公著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康國公韓絳等劄子奏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道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 聖世之逸民伏望
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程頤除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元豐八年上

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四方學士從之者已衆而王荊公得政方以富國彊兵之術困天下大程爲監察御史議不合罷歸補外者十六年時溫申二公皆退居河南而韓康公爲府尹知其賢也八年三月 哲宗即位 宣仁皇后同聽政司馬溫公起

爲門下侍郎而大程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未行卒年五十四其年六月十五日也文潞公時以太師致仕居洛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伊川先生其季也父太中公當任子先生數推與族人嘉祐四年舉進士南省合格及廷試報罷遂不試治平四年申公以雜學士知蔡州薦先生于朝不得召元豐末溫公既得政申公起爲尚書左丞於是與康公同上此奏而蔡確猶爲左僕射未即行也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

勅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巖穴之士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于朝廟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爲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尚愼厥哉可特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填見闕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王震行

伊川先生既有西監之命再辭奉　旨令乘遞馬赴闕元年二月先生至京師監察御史王巖叟彥霖言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

子之純粹醇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左正言朱光庭公掞言先生乃天民先覺聖世真儒揆其學博稽於未必能過若其道則博放有不及知者又言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　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侍經席豈不盛哉有　旨授先生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言既蒙召命禮合見君　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在彥霖亦乞召見問以為國之要公掞又乞訪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閏二月癸確兒四日溫公拜左僕射二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對　宣仁皇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退而受西監之命遂上奏論經筵坐講等三事且曰言若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二十四日詔以先生為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御史中丞劉摯莘老言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程某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闘願望依其所乞授以初命之官使得祿以養親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

生亦再辭而後受先生在經筵容貌極莊多所規諫既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而先生始不安矣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圃必有荊棘百步之田必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奸邪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品纖汙天資險巧貪黷論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摇撼　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　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女色　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竊取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孔子復生爲　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臣不

敢于細數奏瀆　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
陳當　陛下三年不言之際爾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而　陛下亦必
黽勉為之應答如　陛下因咳嗽能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
者六七人爾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　聖體儔謟過甚殆無職分如唐
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伾以詩書侍講叔文以碁待詔二惡交
踵終兆永正之亂注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合蹤卒致甘露之禍
臣訪聞爾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門偏謁貴臣歷
造臺諫且謂貴臣也以曠精畫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為私恩及有差除
者合符節是以人皆憚懼而又深德之其造臺諫也皆為感顏屏人促
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卒日出異論劾其事與旨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
中嘗有儔類竭盡死力如不光廷柱継潰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
年爾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爾即來訪臣光談曹易之賢又賀與易
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留補司諫命已久閣今聞復下何也如此

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呂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
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爲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
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
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
也臣素與頤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殄非意相干說
諭如此　陛下以清明安靜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間亂群臣使
之相爭鬭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蓋多年矣伏惟
太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真僞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逃況於咫尺之
近而豈容頤者穢瀆班列變亂白黑乎蓋緣熱爭者推尋之過遂累知
人之明伏望論正頤罪儻未誅殛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
月二日奏
聖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元祐二年八月上
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聞故事暑熱罷講即上言

主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疎畧乞遇六參宰臣奏事退許講讀
官上殿問 聖體六月又上 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
苑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
上習業且以邇英迫狹乞自今於延和講讀後檻垂簾
太皇太后時至簾下觀講道之間有當奏禀便得上聞時已命先生
兼修國子監太學條制先生乞免兼官專職輔導不許八月差判
登聞鼓院先生復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
辭不受在職累月未嘗言祿吏亦弗致諸公聞之命戶部特給焉及明
堂大饗文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
今日乃爲妻求封乎先生之被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軾同日自右史
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謫居黃州五年溫公得政起用
之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縱遊翰林亦多輔之者遂
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俊之士以先生之學爲不便於已

相與排之而温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温公薨申公獨相凡事有疑必資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亦不平初温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稱賀而兩省官欲往奠温公先生止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赦甫畢乃往弔喪坐客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温伯各撰題而蘇公所問有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　太皇太后點用蘇公者左司諫朱光庭公掞即奏學士院考試不識大體謂　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詔時放罪御史中丞傅堯俞欽之侍御史王巖叟彥霖繼言是中公乃上言以策題非是譏諷祖宗召臺諫至都堂說諭然官司試人亦無以　祖宗故事評議者蓋學士院有失檢會劄本院令知事乃已先生又言邇英暑熱乞就

崇政延和殿或他處亦聽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
旨展修邇英閣先生復上言臨之意不過尊君而不知尊君之道臨
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先是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
乞改賀爲慰將除喪有司又擬開樂置宴先生復以爲不可及被命
修三學條制乞去利誘尊委任及置尊賢堂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
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呂陶爲殿中侍御史爲
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某衆大笑結冤之端蓋自此始五月遂命起
居舍人孔文仲爲左諫議大夫陶爲左司諫兵部員外郎賈易爲右
司諫彥霖公校皆從官後六月又命欽之與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
皆爲衆趨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陶罷爲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
門人也宗愈既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
力詆先生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　上瘡疹不坐已累日
先生退詣宰相問　上不御殿之因曰　二聖臨朝　上不御殿

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亦知可爲寒心翊日宰執以先生奏遂請問疾　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易亦以論事失當絀知懷州先生即日歸河南其月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文仲卒哲宗舊錄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爲蘇軾所誘論事皆用軾意文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陷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蓋指此也其後蘇公上章有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所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因進排詆先生之說劉非蘇黨蓋實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罷未退　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　上輒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肅具辭免繼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

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爲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温公已薨矣尚安得謂而不悅即劉公之學自不妄語入不應如此疎誕未知永卿誤記之乎抑劉公於所惡而辟焉不暇審也此書久行於世晦菴先生所作年譜亦誤以爲據而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辨年譜又載文仲劾疏有云騰口間亂以快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錄中有文仲全章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邵龢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記劉諫議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此語譜或誤也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　勑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赴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備瀝懇

誠仰干 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朝廷擢任眞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追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 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第二狀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奏 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瀆悃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 勑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畎畝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授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固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去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 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 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伊川先生既就西監之命即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遂以父喪去官

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

翰林學士兼侍講兼修國史范祖禹奏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追觀　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開達　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爲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懷不敢不吐露于　陛下臣伏見元祐之初　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　眞宗待种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爲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　陛下用頤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必非爲欺罔以誤　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　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迹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

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爲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已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副者則直以處士爲矯詐爲沽激爲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遭毀謗也　陛下愼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　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侍講必有補　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憾矣取進止

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呂正愍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爲門下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　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

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四月先生上䟽再辭新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八年九月　宣仁崩　哲宗親政再伸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其薦先生蓋遲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指揮

十一月　日中書省言契勘得放歸田里人程頤原係司馬光薦引同惡相濟的係姦黨宜下河南府收押轉送涪州編管以示懲艾奉聖旨依紹聖四年

伊川先生自尋醫西再辭西監之命未報會黨事作紹聖四年二月癸酉中書省言司馬光等造為姦謀各加追貶其同惡相濟者亦當

徽宗於是呂汲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坐聚黨而先生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十一月送涪州編管時李清臣知河南府事即日差人迫遣上道先生欲入内别叔母亦不許門人謝良佐告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初御史中丞邢恕與先生素善同知樞密院事林希意恕必救先生因以傾恕恕語人曰便斬頤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門人尹焞彦明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人彦明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先生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彦明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彦明遂不復就舉先生聞之曰賢哉母也

道命錄卷第二

伊川先生謝復官表

臣頤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蒙 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畀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 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

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元符三年正月 徽宗即位二月范忠宣以下十八人並叙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范公等十九人再叙而先生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二月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 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

不仕蓋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

方提舉請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

提舉京西路常平公事方宙劄子奏臣伏見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程頤博學好古躬行仁義表儀一節老而益堅頤於元豐間以錢數百千市汝州户絕荒田二十餘頃躬耕以贍親族逾十六年開墾灌注漸成熟土至紹聖元符之際頤得罪遠謫而舊佃人乘隙爭買戶部以聞朝廷奪之下汝州出榜重責賣按頤初以處士召用久侍 哲宗于經筵令蒙恩復官既老且病將辭祿以歸而貧窶特甚幾無以為生竊見前世高士如頤等輩多蒙朝廷則田給粟以養成其節況頤本自有田於法當得而有司不為申理使之與親族百口瀕於饑餓殆非國家所以優賢獎善敦勸風俗之意也頤田被奪雖在臣未到任已前然責占絕田乃臣所領職事既有所見不敢緘默乞下汝州依元買價給還頤田取進止 元符三年十二月上

宙初名輔宋莆田人熙寧中進士歷官司農丞章惇蔡確蔡京交薦將處以臺閣宙恥之力請補外得提舉京西常平至是乃上此奏事雖未行士論韙之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

臣僚上言臣聞私義害國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說誣民處士橫議亦聖人之所不容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　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爲事紹聖中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敘復過優猶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未嘗心伏前日之罪頡洛之凡厥節操不立之徒往往爲先生弟子名目標置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敗壞風俗莫此之甚真鄉原之亂德治世之姦民也宜其罪惡人在鄧析少正卯之下此而不治何以紀一道德訪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

書爲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籍慮如野史小說之類或及朝政欺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契勘本人在身官職本元祐姦黨薦引所得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奪施行以爲亂治者之戒取進止四月二十日奉聖旨程頤追毁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崇寧二年上

崇寧元年五月温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而先生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乙亥令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先生預焉丙子勑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文以先生爲書遂有是命晦庵先生年譜云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隷黨籍按范致虛此時不在言路譜因語錄載此必誤也今按致虛兄致明以四月除殿中侍御史八月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錄誤以爲致虛也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講議司奏知泗州 姚孳乞天下之 士皆不得於在外私聚生徒即使邪說詖行無自流行看詳若不許在外私聚生徒即不係置學之處子弟無從聽讀難以施行外其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條禁欲偏行曉諭應私下聚學之家並仰遵依上條取進止

七月十二日奉

聖旨依崇寧二年下

先是元年七月蔡京拜右僕射創講議司自領之至是頒學制於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之禁亦絕

臣寮上言臣聞道德之難明風俗之不一其患常在於私義害國私智非上故先王之盛時察姦去邪尤致其詳命之教然後爲學而奇言異行不能自恣於世其昏頑悖戾不可教化則誅殛隨之非樂於刑人以謂姦邪不盡去則至治之功終無自而成也恭惟 陛下聖學高妙神

斷不疑凡所設施必操其要比詔有司增廣學校聚建師儒講誦之聲
遍於天下方其頒法之始親閱條目著之於首曰邪說詖行非先王聖
人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此書所消有識之
士莫不忻戴鼓舞咸知　陛下之所以懲惡者著明如此故行未期月
成効已見往歲邪黨上書之人有易名遁迹於學者必聞于朝而究其
實考校之際有一言不協于正者必黜於法而復于上可謂四方風動
丕承　聖志矣然臣竊謂法之施於學校固已精密而姦邪散處以聚
徒傳授為事者或出閭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妄相推稱誑惑後進如
西洛程頤之類恐非止一二尚未聞嚴為之禁也自元祐以來俗學得
志以私義相結而以私智自高所守甚堅確然不變豈特昏頑悖戾而
已哉包藏禍心無所不至今黨與被謫之人屏居外郡氣類相感實繁
有徒師其前非陰與抱者不保其無焉凡士之未入學或雖學而不能
自拔於流俗者一為所誘安得不惑是邪說詖行非先王聖賢之書并

元祐學術政事取以教授者猶未能禁絕於學校之外也近覩禮部行下曉諭聚學之家全備學制然猶告未嚴孰任其責臣欲乞特降睿旨 委府界諸路監司覺察其部內有如臣言則上狀以聞隨罪輕重必罰無赦仍分上下半月具本部有無上件事迹申尚書省若有而不發許臺諫風聞或察訪舉發究驗得實則所隸監司亦坐失察之罪庶幾在學與不在學之士均被教養悉歸純正俟之以歲月則道德明而風俗一所成就者皆可用之材而 陛下聖德美意益昭於無窮矣取進止十一月四日奉
聖旨依崇寧二年上

先是七月既下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八月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凡九十有七而先生於餘官爲第二十三人言者遂有此請後四日范致虛自兵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實奉行之先生於是屏居伊闕之南語四方學者曰吾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

及吾門也尹張見遂或在玆時乎

元祐黨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焉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乃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 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楊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楊休命仰承 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衮 洪羽 趙天佑 李新
衡鈞 兗公適 洪伯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峋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畤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佽
許堯輔　楊朏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脩　逄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盥　侯顯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脩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懷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誼　蕭刓

趙鉞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綸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沭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珫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八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扆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閻守懃　王紘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佑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崇寧三年六月丁巳詔元符姦黨通爲元祐姦黨凡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舊　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命蔡京書之頒之天下五年正月乙巳以星變毀黨碑庚戌劉忠肅以下二百有七人叙復有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到闕而先生於餘官爲第二等二十三人尋以通直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初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洛人畏黨禁無敢會葬故詞

以祭者惟張繹尹焞范域孟厚西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
溥也蓋畏黨禍故晚出云○和靖尹氏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於
言動事爲之間處之有常疏通間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
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
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
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
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氏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
顧而集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氏
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易鑄子不輸母謂無利
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盜鑄者息
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
伊川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
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

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禁指揮

二月壬寅三省同奉

聖旨元祐學術政事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 靖康元年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二月壬寅遂有此命時伊川先生卒二十年矣

道命錄卷第二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

勑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明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為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帷則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為而逆所未為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尚其明靈知予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

自渡江後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紹興元年七月　高宗皇帝諭
參知政事張守秦檜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為朕留意程頤
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八月遂贈先生直
龍圖閣官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先生之沒至是二十有五年矣其
門人高弟往往進爲時用致位通顯而亦有妄託其名以自售者故
制詞及之

錄用伊川先生子孫勑黃

行在尚書吏部準尚書左選關紹興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勑中書門
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承都省付下遂安軍奏右承直郎桐廬縣令
程易陳乞故祖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程頤係元祐黨籍承都省指揮
特與本家恩澤一名本家自被上件恩澤即未曾陳乞今有堂弟晹係
故叔端彥之子見今白身欲乞將上件恩澤奏補堂弟晹於文資內安
排又緣元降指揮內即無與補是何名目之文所有元得一資員真本札

子粘連在前合申取朝廷指揮四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程晹與補將仕郎其繳到札子令尚書省毀抹令來本人依上件
指揮合行奉　勅補將仕郎
靖康之難伊川先生諸孫避狄流徙寓居池州先生二子長端中故
知六安軍金人入寇死其官次端彥其嫡也以太中公任入官仕至
從政郎會州司戶參軍至是敘錄黨人端彥之子晹遂補迪功郎
宋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奏臣竊謂孔子之
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于本朝西洛
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摳衣親承其教散之四
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既遇靖康
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酢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
仕官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于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

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已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渡𠃔死於樟
𠪚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
書得罪人後無人食禄者　陛下旨寵之以官良佐之胄獨傳道學舉
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泉替最為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入上書人
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　陛下尊德樂道之實取進止

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　紹興六年上

自慶暦末年二程先生侍官南安聞濂溪周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
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之監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
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逮熙豐間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從
游者甚衆而横渠先生亦以其學傳授于關西二先生之門人前有
故給事中朱光庭公掞吏部尚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絢質夫校
書郎李籲端伯監西京竹木務謝良佐顯道監察御史游酢定夫今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中立河中侯仲良師聖伊川之門人後有秘書省正字呂大臨與叔起居郎劉安節元承給事中劉安上元禮尚書右丞許景衡少伊殿中侍御史馬伸時中國子祭酒李朴先之右諫議大夫李處遯嘉仲京兆府路提刑郭忠孝立之太學博士周行己恭叔徽猷閣待制吳給敦仁河南張繹思叔孟厚敦夫暢大隱潛道臨汝馮理聖先永嘉鮑若雨商霖前秘書丞唐棣彥思今著作郎王蘋信伯前除崇政殿說書尹焞彥明侍讀學士范沖元長臨安府學教授周孚先伯忱皆其顯者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康侯學春秋於伊川而不及見給事中朱震子發通判興化劉子翬彥沖著作郎張九成子韶秘書郎蕭振德起正字喻樗子才高閌抑崇皆嘗其學焉自關河陷沒而楊游謝三先生之學獨盛於東南故朱內翰之言云爾趙忠簡當國奏行之自是不樂者又指以爲詞而邪說起矣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

左司諫陳公輔奏臣嘗謂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以
之此不可不慎也國朝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
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未嘗互為朋比遂至於雷同
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尚
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已蔡
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然尚同而風俗壞矣惟
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甚盛舉也
然在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
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利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但為大言謂堯
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
淫說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
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尚在
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今學者師焉非獨營私黨復有尚同之弊如

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自聖人之
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
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 聖慈特加睿斷察羣臣中有爲此學相
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
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
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
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者如
此風俗自是皆知復祖宗之時乃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伏惟
陛下留神 聽之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
深用憮然可布中外使知朕意紹興六年
先是趙忠簡與張忠獻並相忠獻督軍于外而忠簡秉政于中一時
善類以次收用范侍讀因薦公輔于上以其靖康中爲言官有聲故

也公輔入對首論王安石學術之誤後六日遂除左司諫既而二相有違言公輔因劾忠簡忠簡求去後六日平江進士耿鎡等八人伏闕上書乞留忠簡張公進呈有旨押赴紹興府聽讀聽讀之名自此始又二日忠簡罷鎡之逐也張公命檢會紹興三年禁止伏闕榜揭之通衢然不知榜中所謂靖康姦臣鼓倡諸生乃指公輔也公輔懼見　上求去因上此疏張公批旨行下是日公輔再上疏言臣與范沖本非相知沖雖薦臣臣實無意張公復批旨曰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於是范侍讀諸人皆相繼補外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爲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周秘劾董令升沮格詔令

侍御史周秘奏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該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爲之變　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

論列特降　聖旨且使布告中外俾上禮部郎官欲遵故例遍牒所屬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弅獨難之戒諭曹吏無得印給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為非而今日命令為是也蓋弅素無士行躋躋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弅猶敢肆其凶愎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臣愚欲望　睿斷將弅速賜罷黜以為懷私慢令者之戒取進止正月九日奉

聖旨董弅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紹興七年上

陳公輔之奏錄黃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黃次山欲鏤板權侍郎董弅令升曰少俟之令升以已見求對次山聞即申御史臺謂弅沮格詔令秘遂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尋奏除次山起居郎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弅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任張公意甚沮遂除次山湖南提刑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尚書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奏臣伏讀　聖旨士大夫之學
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布告
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播有識交賀以謂聖有謨訓學者不迷於所向
道術裂而復合矣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
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
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敎下所學鴻儒碩學端其宗傳之士接武於時何
嘗不由此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
篇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得也
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
欲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
醜正欲肆擠排則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為伊川之學者
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
事賄賂交結權勢取程頤文字雜說刊板作帙遍遺朝士朋比者又口

稱賢書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已贓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將前日 聖旨指揮臣僚所論出榜於諸路州學學舍使學者皆知僞學而不爲近世小人之所習以副聖神樂育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依紹興七年上

陳公輔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呂社安老在建康首上此奏先是時公輔之勢方盛朱內翰等皆憚之不敢出口安老張公客也乃抗章論此議者以爲難

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于從祀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臣恭覩從臣職當見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官有見聞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

程頤以爲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詔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臺諫臣僚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眞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覆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侍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傳者既失之蔽淫邪遁之辭紛然淆亂莫能別其眞僞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敎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爲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

盛平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諭劉樗輩又並甚焉或皆又言非伊川門人邵皆進用樗眞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嘆者故樗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聞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樗等竊為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如寔曾識者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比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蓋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眞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知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

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顥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趨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

大防等皆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
東國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
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
質疑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
其真臣愚欲望 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
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楊之列以見聖朝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
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
取 旨施行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
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
紹興改元之秋呂頤浩元直與秦檜會之並相秦欲傾呂而奪之柄乃託
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名俾呂督軍于外置修政局自領之多引望
士聚于朝廷首召胡文定爲給事中兼侍講呂覺之欲盡去秦所引
未得其方過平江太常席益語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

先去之呂大喜至常州會其後軍叛去乃以疾不進復還行在召朱丞相於紹興以為同都督胡公繳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校正黃龜年書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乃落職奉祠旋被斥於是給事中程瑀等二十人皆罷去臺省一空已而朱呂繼免四年秋僞齊入寇趙忠簡相張忠獻自貴籍中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視師兵却之五年春張公相夏四月張公出行邊五月建儲制下自是二公始有違言趙尊伊川之學士大夫翕然嚮之然趙公實不識伊川故有僞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門多才吏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毎言於上前謂元祐之人與紹聖崇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本黃英州所薦習聞紹述之論數以孝弟之說陳于上前二公所操浸異趙公改修　神哲兩朝實錄明著王氏及章蔡諸人之罪張公又不然之六年冬僞齊冊入寇趙公懼議棄淮守江張公以為不可力戰卻之十二月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內翰在經筵不

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衡聞而非之遂上此奏然未達也七年三月有
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秦丞相爲樞密使秦陽
爲柔佞一切無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朱内翰已嘉與乃命召之張
公既批旨矣會徃淮西視師有旨胡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潭
州守臣以禮津遣道用金字遞行張公既以事未已出形於言而文定
之奏至公輔乃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
義不修流交上有旨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除知永州胡公
力辭復提舉太平觀

尹和靖以師程學之久辭經筵

和靖處士尹焞狀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爲此學鼓扇
士類者皆屏絶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
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僻陋之言亦不
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　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

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許令自便訪醫尋藥免使道塗顛沛狼狽不勝幸甚伏候指揮紹興七年四月上

先是靖康元年秋种師道同知樞密院事薦先生學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孫傅伯野御史中丞呂好問舜徒戶部侍郎邵溥澤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爲未副求賢之意乞特加識擢會虜圍城不果已虜陷河南先生妻子皆死于賊元生死而復蘇舁朝安山谷中劉豫僭立命偽帥趙彬厚禮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渭川間道奔蜀張忠獻爲宣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閬之涪依其子婿以居紹興四年春趙公張公並相五月范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方之行動合規矩舉以代臣允愜公議有 旨召赴行在宣撫司劄下涪州知州事李騰申宣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邦人莫見

其尚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乞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禮津遣權宣撫副使邵溥從之先生再辭有 旨授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令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范侍講又奏乞令夔路漕臣一員往涪州敦遣仍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爲行資俟至荆南令本路帥漕司敦遣皆從之六年九月先生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繼罷張諫官陳公輔乞禁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先已七上章辭說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爲言乞自便張公恥之乃顯薦先生避爲之節且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有 旨依奏九月先生至國門力辭新命詔不允會張公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丐免 上賜金帛命趙公存問慰勞須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受命既對又辭于 上前 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辭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

道命録卷第二

道命録巻第四

尹和靖辭免侍制侍講劄子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此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歳之久五遷名秩皆清華則 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以圖報 陛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列懇請悃愊殫盡未奉俞允臣草茅賤微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去之義仰干 天聽惟 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說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安有發明春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 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 朝廷非常不次之擧私苟得之人非特上累 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 寵榮及聞補報比嘗否量

分守輙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 命奉常曾未踰月方移病告遽擢春官臥病至今未嘗供職以病丐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枕累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 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 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
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累奏放歸田畝伏候 勑旨正月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尹焞可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待制如故紹興元年

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巳深忌之及決屈巳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爭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

特竊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沒其實以害趙忠簡是以若是其紛紛
也和靖先生聞和議成病中上疏極諫以爲不可墮虜計
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因力辭禮部
侍郎恩命章十上迄不就職乃得在外宮觀尋得請致仕時先生子
壻程曈爲桐廬縣令因往依之曈則伊川先生之孫也又有壻邢紇
爲浙東安撫司準備差遣先生復往視之遂以十二年十一月五日
卒于紹興年七十二

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

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覩　陛下臨御以來興衰撥亂投戈息馬孳
孳焉以講藝論道爲先務比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
聿修學校周徧海宇猶以爲未也涓日之良眷言賢關秋毫校省崇儒
重道同符　祖宗萬幾餘暇不邇聲色親寫聖經刻石上庠頒賜泮宮
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惡臣愚以爲

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爲之趨嚮則所繫顧不重歟今鏁院有日欲望戒飭攸司一去一取允在所謹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採撷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爲表裏以丕應　聖化豈不韙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紹興十四年三月尹和靖旣去秦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以適用或託以爲名則不若不讀之爲愈　上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爲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之陋溺於所聞眞太山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忠簡去後檜更王荆公之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汪勃時爲監察御史未幾遷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　上曰甚善曲學臆

說誣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他日上因及尹和靜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屏人爨粟危人縱內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文定修進春秋傳乞不避名諱而所引伊川之說皆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所引伊川說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者蓋與左氏公穀一體爾古者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季文子之吉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稱謚也伊川在元祐間實未嘗言祿檜既不考而妄爲云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迷檜死乃已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

右正言何若奏臣伏惟　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縱將聖增以緝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舍法造士鑾輿臨幸用彰寵貴親灑宸

翰苑刊石經使多士知所取法士生斯時親得　聖上爲師何其幸哉令秋科舉既命有司群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文俾同文館進士附焉所以網羅西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勑有司精加考校文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渥也有司仰體　聖意謹於去取故一時俊秀之士多在選中惟是專門曲學未能遽以盡革臣請爲　陛下陳之蓋始緣趙鼎唱爲伊川之學高閌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爲好奇立異流而入於乖僻之域虛幻空寂之地其去聖人之道益遠矣頃緣高閌爲國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盛行雖然凡試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也誠使有司去取之際明示好惡彼將知所勸懲矣臣愚伏望　聖慈申戒内外師儒之官專以正道訓飭諸生爲乖僻之說虛空幻寂之論者考選之際悉皆黜落如是則專門曲學不攻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淪胥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此而致矣取進止十月十

七日奉　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時臺官汪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爲未快又幷伊川横渠

攻之正蒙書者横渠先生所著其髙第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昞

季明釐爲十七篇而聖傳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翬彥冲所作也

檜進呈　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　哲廟之初任經筵奏曰

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時　宣仁皇后聞之大

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宫中自不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僉

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之時政記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殿中侍御史曹筠奏學校科舉必欲得眞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

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怨怨有遺才之歎欲望

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取進止九月

十二日奉　聖旨依紹興二十年上

秦檜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入居賜第是夜彗出東方十一日赦天下赦書內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為 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下戶知之也筠積舉得官為台州錄事參軍守臣張稱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乃引為勅令所删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

右正言鄭仲熊奏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胡襄心膂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為之切齒蓋有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容朝事一切不卹一時羣小所聚而寅為之魁又令事已敗而人猶惟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迥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來者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蹟略無顧避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衆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置之高等士子枙腕二十年于茲今襄又為

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爲國家慮也欲
望亟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取進止十一月九日
奉 聖旨依紹興二十三年上

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而及胡文定有 祖宗之諱不避而避
其師之名等語右正言鄭仲熊聞之即上此奏迺龜山先生之仲子
寅字明仲文定公長子也明仲先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坐傳會趙
忠簡謫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仲熊復論司勳員外郎
權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鼇力主專門以私黨包藏其姦
詭計已測仲鼇亦坐免襄字季阜仲鼇子道山皆永嘉人而仲鼇前
首論禁詭僻之書以附檜意者也其年仲熊除僉書樞密院事明年
兼權參知政事再閱月罷又數月檜死仲熊亦廢終身

張震乙申 勅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

秘書省正字張震奏臣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厚風俗

美教化天下靡然鄉風甚盛德也士生斯時宜通經學古仰稱
陛下樂育之意然尚有溺於虛無不根之說者其源漸不可長願
陛下申勑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悉為可用之才天下幸甚取進止十月一日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五年上

先是秦檜既指伊川為專門之學士大夫爭附之太學生孫仲鼇首論書坊刊行詭僻之辭望明示條制更或違戾必置之法新知漢州蔡宙又論全蜀數道文籍山積其間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望申嚴法禁不得擅輒鏤板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臨登聞鼓院曹綬又論建陽邵武兩縣民間以印書為業望下本州縣檢察其或以非僻之書刊印要令止絕詔委本路提刑趙令詪奉行所謂詭僻不經皆言程學也至是震又明指專門異端虛無之學漸不可長從之後二十餘日檜死士大夫之攻程學者自是少息矣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

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奏臣伏見　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為學矣又何拘乎頤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敝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取進止

六月十五日奉

聖旨依紹興二十六年上

秦檜既死凶黨盡逐館職葉謙亨因對論程學一切擯棄非是

上曰趙鼎尚程頤秦檜尚安石誠為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

下自檜專國柄程學為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後乾道

四年建陽魏掞之元履為太學錄釋奠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

者先事白宰相言王安石父子以邪説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唱明絶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于 上罷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二程先生使從食宰相陳魏公康伯不可且諭元履姑容之元履曰此事何以容爲丞相曰恐人笑君爾蓋程學不爲當路者所知如此

道命録卷第四